

全
華
叢
書



金華叢書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二十三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齊人侵我西鄙

文公十五年

言在此而觀在此者眾人之觀也言在此而觀在彼者君子之觀也兩訟在庭甲操券契乙奉質劑聲牙撐拒健吏閣筆不能下他日偶視故府之牘適聽道路之言罅開節解舉無遁情牘豈豫爲此時設言豈特爲此事發哉邈乎不相涉而其證甚的寥乎不相及而其喻甚親吾知其說矣無心之言其言真無心

之見其見定是故觀言有術略其專而察其旁堅白
乎求之惠鄧清淨乎求之老莊刑名乎求之申韓耕
稼乎求之陳許規規然自局於簡冊之內而不敢騁
君子謂之俗儒取守之論儒者之所爭而未有知其
所由始者也自叔孫通陸賈之徒進說於時而逆取
順守之說浸淫於天下後之人雖爭之強辨之疾終
莫能泝其源而拔其根殆觀其專而不觀其旁之病
也盜發於秦盜獲於吳眾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
耶齊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數十言其辭

雖不一大要皆爲懿公發也吾讀其語至於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然後知秦漢取守之說其所從來遠矣文子之言本論伐曹偶及於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從容游談忽不自知判取守爲兩事吾是以知逆取順守之論濫觴於春秋而襄陵於秦漢也吾請置叔孫通陸賈之徒而獨與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涇而瀾渭根蘊而葉薰古無是論也取守之論其分於春秋之際乎吾於文子之言有見也百年禮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敗其家猶必

徘徊猶豫半出半入未敢奮然遽行其意彼其去禮
法未遠其心猶有所畏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取以
是守以是未嘗斯須去禮前聖後聖相付甚嚴至於
春秋列國正其隙方開之時故文子之言猶若有所
憚者旣曰以亂取矣以禮守矣復繼之曰猶懼不終
一語開之一語閉之一語招之一語麾之前語方脫
口而遽汲汲於自贖豈非取守之論方分而文子之
心猶有所未安者耶時寢遠論寢廣至於隋唐之際
所謂逆取順守弄文墨者往往道之晏然不疑若誤

記以爲六籍語者尙奚言哉此吾所以獨與文子辨而竊意取守之論起於春秋之時也唐太宗並緣此義手戕二昆臨朝而無愧色第貞觀之治前代鮮居其右者世俗遂謂文子之言猶信胠篋探囊而揖遜守之謂之工於守財則可謂之勇於改過則不可爲盜者棄其所攘然後不謂之盜逆取者捨其所取然後不謂之逆安有身擁盜物而自名順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無道也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叛楚

文公十六年

豐歉在人而不在天強弱在人而不在地歸豐歉於天閉口而俟死者也歸強弱於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時雖歉以人而豐地勢雖強以人而弱強弱豐歉之權係於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於諸侯自蚡冒以來羈百蠻以長繩而鞭箠之雖輿臺隸人莫不氣吞馭舌之君長歲小饑饉庸人率羣蠻而叛之正如蚊蚋撲緣何足介意而一國駭懼聚謀徙都仰視庸濮岌如泰山之將壓慄慄危懼朝不謀夕當是時楚國封疆豈削於前輿賦豈減於舊哉特主謀

者弱雖封疆輿賦之盛不能使之強也及薦賈之言
一發大小老穉皆有奮心自廬以往振廩同食見氣
之盈而不見用之竭見師之飽而不見歲之饑潰蠻
滅庸四境如埽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薦賈未謀
也則楚以強爲弱薦賈旣謀也則楚以歉爲豐無其
人則山川形勢地雖與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則餽饋
糧餉天雖奪之而不能病人之權重矣哉或曰楚之
是役有廬戢黎之兵有子揚窗之謀有師叔之謀有
子越子貝之旅合眾智萃羣力用集大勛豈專薦賈

之功歟曰至難回者天下之勢是勢一回則風驅雷
動雲飛川決雖僬僥戚施亦皆鳴劍抵掌赴功名之
會故回大勢號爲天下之至難有張良以決鴻溝之
追則參勃信布之徒不可勝用也有邳彤以決河北
之留則弇異漢恂之徒不可勝用也天下患無張良
而不患無參勃信布天下患無邳彤而不患無弇異
漢恂當楚人策畫未定之際使無蔣賈之一言退自
竄於阪高之墟則雖有數子之智勇不過崎嶇草莽
間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先狗馬填溝壑耳賈也昌

言於庭挾楚國頽仆之勢而起之徧國中勃勃皆有
生意淬戈礪刃惟恐見敵之晚雖無數子豈無能辦
此者乎戰於外鼓於中籌於上用力愈佚受賞愈醲
昔之治兵蓋未嘗無次第於其間也

鄭子家爲書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井有餘潤圃者不爲之增畦車有餘載馭者不爲之
增橐天下之理惟厚於養而薄於求然後可以相待
而至於無窮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諸侯
圭焉而朝鼎焉而食輅焉而趨鼙焉而燕臺其門觀

其闕秋毫皆君賜也雖旦薦幣而暮奉籩猶不足以
答天地大德而先王制爲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豈
欲佚諸侯而驕之哉蓋在我者常欲有餘在彼者常
欲不足使諸侯養其忠而不得盡展蓄其力而不得
盡施此所以傳百世而無不軌不物之患也晉於鄭
何益哉嘗建置之社稷乎未嘗也嘗擁立其君長乎
未嘗也雖時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尋德不償怨彼
其所以龜塗著道君臣相望於晉之郊者豈得已哉
特畏其力焉耳晉人猶不饜而多求於鄭鄭不勝其

求移書以直之晉人氣視神奪僕僕然行成遣質惟
恐不及以大國之尊而下行小國之事甘受屈辱而
不敢辭蓋求之太甚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歲朝諸
侯而晉則能之晉之拊循諸侯過於周則可不然則
執訊之辱不發於鄭亦必發於他國也過任之事父
不能得之子無已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號爲諸
侯者乎雖然晉楚俱大國也鄭介晉楚之間者也鄭
之於晉其抗辭以對者蓋非一端如壞館登埤爭承
問後之類行行然每不肯爲晉下至於事楚則異是

矣飭車而朝走幣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辭以對者殆無幾何其勇於晉而怯於楚乎曰晉中國也可告語者也楚蠻夷也不可告語者也鄭有晉憾猶敢訴焉至於楚則不敢訴而敢叛二者孰爲得失哉以述而論則楚恭而晉倨以心而論則晉親而楚疏人徒見鄭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肅遂以爲畏楚入晉之境辭費說煩遂以爲慢晉抑不知爲晉楚謀者寧受其畏乎寧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諫疏不至於朝訴牒不至於府晏然靖謐號爲無事以晉楚之

事格之無乃猶有可察者乎

邴歆閹職弑齊懿公

文公十八年

事有出於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則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讎腹心仇敵曠懷大度高出於常情之外夫豈常人所及哉智不踰於常人而欲爲非常人之事則必愚者也閹者也發褚以示盜者也隄以俟溺者也跣足於雄虺之榛而裸身於餓虎之蹊者也至於姦雄凶猾之人每持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無噍類乃止彼豈不

知含洪光大爲盛德事哉蓋思其上者慨然以爲不可學至其下者戰然以爲不足學也齊懿公奪閭職之妻則邴歆之父而復親近二人者與之狎昵卒屠其軀意者懿公豈不分菽麥者耶則戕君竊國機略初不在人後乃於人情易見之利害舛錯如此世未有知其說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視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實未嘗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爲公族而弑其君於其父子親族之間亦已薄矣至於宗族殘忍驚暴慙然無情推己之情而謂人皆然此其所以

日親歎職而不料其果於復讎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禍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請以太子劭之事實之劭與弟濬俱謀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殺也劭將殺其母而親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於悖逆元嘉之變潘妃旣戮而濬之附劭有加於前兄梟弟獍何其異軀而同情也商人之待歎職正如劭之待濬自謂人皆如已不復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禍正在於用情也吾攷傳之所載二子旣戕懿公舍爵而行略無